

东方文化
Oriental

北村继《周渔的火车》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力作

東方出版社



BIRD

鸟



北 村/著
written by Bei Cun

张润世/绘图
painted by Zhang Runshi

北村：原名康洪，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，年富力强，创作势头如日中天，是中国小说界风格最接近艾·辛格的作家。

北村早期与马原、苏童、余华、格非等人同属中国“先锋写作”的主将。后来，北村成功突围，不再将创作局限于语言游戏和肉体痛苦，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和灵魂，探究人在世界中的终极价值、生存困境和精神超越。《鸟》、《伤逝》、《张生的婚姻》、《长征》、《施洗的河》等名篇，具有鲜明的北村风格。

2003年，北村将风光无限。由中篇小说《周渔的火车》改编的电影于情人节上映，孙周导演、巩俐主演。另一部长篇历史小说《武则天》，张艺谋正在将其改编成大电影。

东方文化书系

1247.5/2399

鸟

北村 著

written by Bei Cun

张润世 绘图

painted by Zhang Runshi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657556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鸟 / 北村著. -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03, 2

(东方文化书系)

ISBN 7-5060-1633-8

I. 鸟… II. 北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8822 号

鸟 Bird

作 者: 北 村

丛书主编: 黄书元

选题策划: 张秀平 黄杉果

责任编辑: 张秀平

绘 图: 张润世

装帧设计: 红美人工作室·范晓莉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装订: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

出版日期: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5.5

彩插: 铜版画 20 幅

字数: 80 千字

印数: 10,001-20,000 册

书号: ISBN 7-5060-1633-8

定价: 22.60 元

版权所有,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我想,爱应该是对一种对象的重要价值的确认。这种确认到一个程度,就称为爱。而且这种价值有惟一性,所以爱是专一的。因此爱是真理。

爱有不同的深度,那么爱到最深的才是爱,要爱到那么深,只有舍己,别无他途。因此爱是信仰。

爱肯定是不求回报的,但爱真的有回应。如果没有回应,不是我们给出的爱并不是爱,就是爱得不够深切,那人(耶稣)爱拉撒路爱得何等深切,拉撒路就要活过来。因此爱是复活。

爱得真,不但对方得安慰,自己也得安慰,真是奇妙的事。一个深爱着的人是大无畏的。看来人类的主要职业应该是爱,要一刻不停地爱,哪一刻停下来了,那种神圣的同在就要消失,爱里没有惧怕。因此爱是永生。

——北 村





001

鸟

北村最新爱情小说

好人康生的故事已经在我的腹中孕育了两年，我想再不把它写出来我就要随同它一起腐烂了，因为时光是那么的不留情，它会使一个被皱纹侵入脸颊的女人凄厉地惨叫起来，也将埋葬一切曾与我们相伴的悲欢离合，而时间却无动于衷。现在康生已经去了，我想你们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。一个月前我居然在一家《诗歌报》上看见康生死前写的最后一首诗《永世》，当时我大吃一惊，以为他复活了，无奈他那奇特的大名已被加上了黑框。我读那首诗的心情十分古怪，仿佛看到一个死人仍在说话，而且企图说到永世。但是，他在诗中说，时间是心中的一滴水 正在枯干。是的，康生已经枯干了。

好人康生本来不叫康生，叫康生旺，他是从闽西一个叫李岭口的乡村来的，当时我们一起在闽南的一所大学同学。康生旺这个名字土得很，所以起先没有人注意他；后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了，从康生旺变成了康生，他立刻变得与众不同



同。更让人吃惊的是康生随后一首接一首的诗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上,发表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一些专业诗人,全班人纷纷对他刮目相看。我记得当时曾经兴起一股改名风潮,至少有十几个人更改了自己的名字,比如把苏树林改成苏林,吴根钱改成吴穹,张敏华改成张敏之类,他们以为改改名字就能成为才子,至少听上去高雅多了。

但康生现在死了,他是我们班上最早去的一个。他的猝死使那些步他后尘改名的人惶惶不安,好像某个跟过康生的鬼有朝一日也会跟上他们一样,至少有五个人重新改回了他们的名字。

唉呀,时间多么残酷无情,它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把我们冲刷得面目全非,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。我去拜访张敏时已经快认不出她了,她是我们的“校花”、康生的妻子。康生死后她几乎整天呆在房间里,两年来没见过她干什么事情,只是偶尔整理一些康生的遗作。我问她,不出去走走吗?你不能总是留在对一个人的回忆中,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张敏听了吃惊地说,是吗?是吗?外面发生了什么?她用颤抖的手指分开百叶窗时,细碎的阳光掉在她苍白的脸上,我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难受,那些阳光好像洒落的时光的鳞片

一样，破坏着张敏的脸。我用最后的时间打量了一下他们曾用过的房间，家具和其余所有的陈设依旧，甚至连一只小毛绒兔子的摆放位置都没有变化。惟一的改变是这一切都无可奈何地走向陈旧，而且人也在陈旧，这种陈旧的速度无法阻挡，令人心碎。

当时跟我玩在一起的还有苏林和小芳。苏林已经患上了癌症，目前正在肿瘤医院的某片墙后面熬着最后时光。我去看他时他已经奄奄一息，持续的高烧使他糊里糊涂，我间或能听见他在咒骂小芳，说她不来看他。他不知道小芳已患上了性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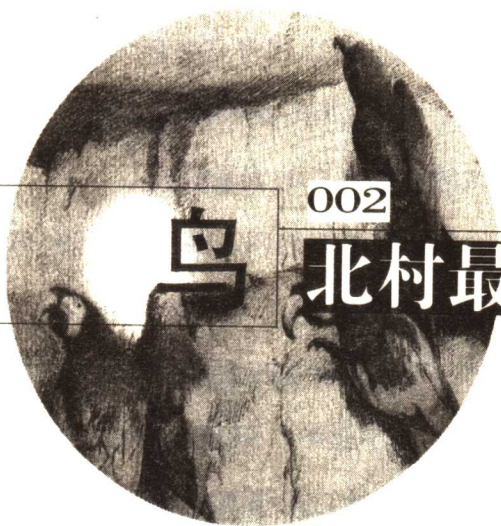
哦，这些就是我的老同学，死的死，病的病，在我和他们交谈的时光中，我坚强的神经渐渐变得脆弱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世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，而且有时会集中在几个人身上。两个月来，他们在我耳边讲说康生的事，叙述中夹杂着恩怨和恐惧，尤其说到康生死时的细节我的神经差一点崩溃了。所以我不想从以下开始的故事中掺和自己的话，还是由他们自己去说吧。我仿佛看见好人康生在故事中渐渐苏醒过来，本来康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，只是因为现世存在一些邪恶现象，人家才会把康生叫作好人，好人康生



也就成了今天的传说。

康生，愿你安息。





002

鸟

北村最新爱情小说

我认识康生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期末,其实应该说我们一进校门就认识了,我们是同学。我这里说的“认识”是专指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,我又怎么能想到将来会成为他的妻子呢?有人说,张敏你这么活跃的女人,怎么嫁给了一个书呆子?可是人又怎么能算计自己的未来呢?

康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弱不禁风,而且很孤僻,孤僻到直到第一学期期末我才把他的名字和他的人对上号。这也是因为期末他突然改了名,从康生旺变成了康生,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某个大人物的名字是吧?但康生实在是个小人物,他微小到来自于某个叫李岭口的自然村,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至今还没有通公路,也没有电和自来水。就是这个来自山沟沟的康生日后竟写出那么超拔的诗,实在让人匪夷所思,我想我是被他的聪明吸引了。但康生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是一个病人,他长得瘦小,头发比较长,终日穿着一件粗陋的白衬衫,我注意到他总是把白衬衫的袖子

放下来，几乎要盖没手掌了，下摆也不扎进裤子里。当时的男生都时兴挽袖管，显得精神焕发，只有康生与众不同，他披着白衬衫从我们眼前移过时就跟一个病人没什么两样。当时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“肺结核”，后来因为康生人实在是太好，大家就不挤对他了，这外号就渐渐废弃了。

第二学年康生旺摇身一变真的变成了康生，他突然像喷泉似地发表了一连串的诗，我们是先被诗激动而后才弄清，那个叫康生的诗人原来就是我们那个穿白衬衫不挽袖管的康生旺。后来弄到一个地步，校外的杂志社要到中文系来开他的诗歌讨论会。康生一大堆稿费汇款单因为署名康生都领不出来，积压在邮电局里。康生于是到校派出所里，说，我想叫康生。校派出所的人注视着他说，你想当官吗？康生说，我不想叫康生旺，我要叫康生。

事后我曾问过他，你干吗叫康生？为了领稿费吗？康生说，不，为了活着。我说，生活生活，活着还不容易，活着的人不一定活着，只有知道自己活着的人才活着。我笑了一声：难道我还不知道自己活着？真是奇怪，岂有此理。

康生说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，后来我也习惯了他这样说话，因为他看上去不像开玩笑。我跟他恋爱前已经有很多男

生追求我,可是我一个也看不上,我觉得他们一个个全是冲我长得好看,并没有更深的意思。但我注意到,只有康生,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。

我开始注意康生的确是在他发表诗歌以后,我承认这里头有某些佳人爱才子的情绪在作祟,但也不排除他纯朴的个性对我的吸引。我记得有一次体育课跑一千五百米长跑,全班人包括女生都跑完了,康生还在跑,我看他跑得十分吃力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我没想到他的体力会这么弱。这时全班的男生都围在那里起哄,有人打唿哨,还有人大叫,康生!康生!让张凯丽替你跑得了!张凯丽是我们班最肥的女生,外号叫“航空母舰”。大家大笑起来,谁都听得出这里头奚落的成分。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对这伙人的厌恶。我看见康生正跑过来,他已经踉踉跄跄,东倒西歪,连脸色都白了。我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,走到终点扶住了他。我把毛巾递给他时,那些人突然安静下来,鸦雀无声。过了一会儿,他们自动散开了。

我问康生,你哪里不舒服?是不是有病?

康生只是喘气,说,我只觉得路很长。

后来我渐渐发现了他身体的虚弱,每个学期的体育都不



及格，学游泳时还要老师在他腰上绑一根绳子游，否则他就会立刻沉下去。与此同时，他发表的诗歌却越来越多。我疑心有些人就是不一样，一部分的脑子用得多了，另一部分就衰弱。我渐渐有些喜欢上他了，我开始经常和他一起，说我先追求他也可以。当时我的举动引起一片哗然，苏林就问过我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说我开什么玩笑呢？苏林说，你真的要嫁给他？我反问道，为什么就不能嫁给他？苏林迟疑了一下，说，不是我说的，我们都觉得这事很奇怪。我说，“你们”是什么人？这纯粹是我的事，跟“你们”有什么关系？苏林立刻红了脸，说声对不起就匆匆走了。

我决定把这事告诉康生，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，这样说就等于打开天窗了。当把这些话说给康生时，我连手都发抖了，真奇怪，看来我是爱上他了。不料他听了我的话后，红了脸，说，对不起，我，也是苏林说的“我们”中的一个。说完他就像女人一样用手掩面。我听了非但没生气，直觉得心在雷鸣般地跳。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掩住脸，故意大声说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有意思，你会爱上我？胡说八道！这时我听到康生说，真的！真的！我早就爱上你了！你要相信我！我听了一阵激动，好像要晕了。这时我感到康生已经抓住了我的

手：你要相信我。你要相信我！我说，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呢？全班除了你，我还相信谁呢？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。这时，我发现自己流泪了，这是我第一次遭遇爱情。虽然我被称为“校花”，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其实孤独得很，我整日穿行在男生目光织成的网中，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给我爱情。现在我浸透在突如其来的爱情中，好像全身都融化了。我们拥抱着，我感觉康生好像比我还瘦小，我摸到了他后背上的一根一根骨头。他弱不禁风的躯体使我被一种悲悯所穿透，仿佛生离死别一样。我说，康生，你真瘦。

是的，我瘦得像一只鸟。他说。

我就这样和康生恋爱了。我们的事一公开，那些男生立刻作鸟兽散，渐渐又三三两两地找上了别的女生。只有苏林心事浩渺，但他再也没有对我表示过什么，而且常跟我和康生玩在一起。我记得那段时光，我沉浸在爱情中。哦，你知道什么叫爱情吗？爱情就是天堂，我可以死在他怀里而一点都不恐慌，不害怕也不绝望，这就是爱情。康生这样告诉我的。我就问他，这不成了宗教了？他深情地注视着我，说，就是宗教，你就是我的神，离了你我就活不下去，有你我就能活下去。我听了就笑起来：真的吗？康生，我很坏的。他说，你千

